

第四項節目

亞當姆斯著

王端 蔣學楨譯



第 四 項 节 目

[英] 亞当姆斯著

王 端 蔣学楨譯

文 藝 出 版 社
1958

W. S. Adams
THE FOURTH PROGRAMME
本書根据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
1955年版本譯出

第 四 項 节 目

[英]亞 当 姆 斯 著

王 端 蔣 学 楨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633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7/8 字數 51,000

1953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6,500

定價 (6) 0.24 元

內 容 提 要

有一天晚上，英國廣播公司播送的節目，突然受到了干擾。原定放送的節目，大家沒有聽到，代替的是“上帝”在廣播，他号召人們懺悔，号召世界和平。由於這廣播（人們叫它做“第四項節目”）而產生的激動的場面展開了，首先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報館忙着打聽新聞，爭先恐後地報道。大主教們對外雖然不公开发表意見，但是內部却在很緊張地商議對策。政府的首腦們也着了慌，不管“上帝”是不是真的，廣播中号召了和平，這對他們來說是極端不利的。政府的首相慌忙向駐在倫敦的某國大使匯報情況。以天下為己任的大使的那股目空一切，頤指氣使的氣派，和首相的卑恭屈膝，委曲求全的神情，恰恰形成了一幅諷刺的對照。

不管廣播者是誰，和平的号召已深入人心，一般居民們，工人們，家庭婦女們都熱烈地響應了和平的号召。因為和平是大伙兒需要的東西。儘管政客，軍火商人，和野心的主教害怕和平，但是廣大人民是擁護和平的。他們形成了一支壯流，叫起了和平的口號，戳穿了統治階級的鬼魅技倆，使他們只能在人民的面前低頭。

譯 者 的 話

W. S. 亞當姆斯是英國的現代進步作家，早年就學于查特豪斯公立學校和牛津的勃拉森諾斯學院。他在一九二六年的英國大罷工時投入了工人運動。他在倫敦的證券交易所里做過事，在倫敦大學里講過課。他又是一個研究歷史的專家，著有愛德華時代的傳統——一部研究英國歷史（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六年）的著作。

第四項節目是亞當姆斯運用了英國所特有的諷刺筆法写成的一部中篇小說。第四項節目雖然是一篇假想的小說，但它写出了真實。特別是在一個英國的現代作家的筆下，又是用了英國傳統的隱蔽的諷刺筆法写出目前英國社會的整個面貌，那就更顯得真實。不少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不是很向往于歐美的所謂“民主”和“自由”嗎？第四項節目給了他們一個相反的回答：資產階級的廣播事業制造緊張的空氣，把人民推向戰爭；軍火商為了獲得暴利，惟恐天下不亂；道貌岸然大主教們，平時扮成一批善良的羊群看守人，但是到了選擇和平與戰爭的緊要關頭，他們就會喪盡天良，跟着戰爭販子跑；執政和在野的政客們，儘管外面披了美觀的“民主”外衣，但是一看到和平即將實現，戰爭終於

无望的时候，他們的利益一致了：他們坚决地压制和平的力量。自命为世界一切事务主宰的国家，借着維持所謂“西方国家的利益”的幌子，粗暴地干涉別国的內政，把別国的首相看作是手下的一名属員，而英国首相的那分卑恭屈膝的丑态，完全丧失了一国的政府领导的身分。

第四項节目虽然是一篇假想的作品，但它所写的却是道道地地的真实。在作者的笔下，我們看到的是英国广大人民的那股对战争贩子无限憤怒的激昂的心情。

1

首先，敘述一些事情发生时候的談話的摘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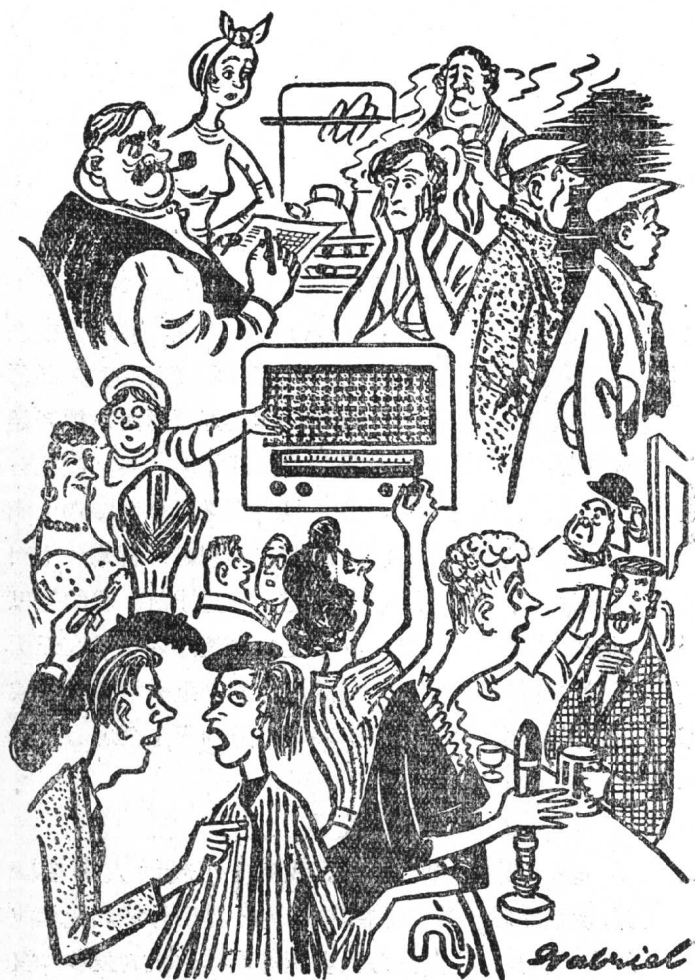
“我們一向收听笨伯杜克斯①的节目的。我正在楼上洗袜子。爸爸朝楼上叫道：‘快八点了，梅茜。’我就下楼来了。爸爸靠火坐着，在搞他的足球賽預測。媽媽还在厨房里，我因此提醒她时候到了，她就把門打开。这时广播开始了。爸爸說：‘搞什么鬼？你把节目搞錯了。’我說，‘我沒有撥錯。’媽媽說，‘这是真的，’我看見眼泪珠子从她臉頰上流下来。任何有关宗教的事情，总要使她想起耶穌来。上回在亞亨②也是这样。可我不知道怎么样想才好。我的意思是，事情叫人將信將疑的，是不是？爸爸認為这是在开玩笑。他說，‘这些英国广播公司的傢伙們，近来搞得太不象話了。’可是我簡直說不上来。我不知道画报上会怎么样說法。”

我，真主上帝在講話。我对各处我的人民在講話，特别是对英国人民在講話，并不是因为你們比其他的人們善良，而是因为我要把你們作为我的愛和神权的工具。

*

*

*



我，真主上帝在講話。

“我的妻子和我正开始吃晚饭的时候，厨娘走了进来。‘上帝正在播音，’她叫道。我們允許她在厨房里安上一只收音机。我看得出她是非常的激动。我以为她一定是喝醉了酒，但是我聞不出什么酒味来。我們在吃飯的时候是不听无綫电的，因此我自己沒有听到这次广播。我必須說我認為英国广播公司太不負責。我不贊成这种把宗教来迎合低級社会口味的噱头。”

哪里出現了我子耶穌的精神，你們不是用冷漠的殘害和加在殉道者身上的慘酷行為，就是用人們追求權勢的虛偽來摧殘它。

* * *

“湯姆和我每星期四要去看一場電影，可是卡遜先生要我做得晚点儿，我就不能上電影院了。我們正在積蓄一些錢準備結婚。物價這樣高，你簡直不能說個不字，是不是？老板加鐘點是不給錢的，可是我希望在聖誕節時候加一些工錢。好吧，我們只能放棄電影，這樣真可惜，因為我的確喜歡傑美·勃洛克①，你是不是也喜歡他？天下着大雨，我們又不能象平常一樣到皇后公園去，所以沒事可做，只好回湯姆的家了。說真話，我倒不是和他娘有什麼地方过不去。她也還自有可愛之處，並且我對自己說，到底她是湯姆的親

① 一種通俗廣播節目的名稱。內容大都是神怪或者是滑稽故事。

② 荷蘭名勝。

③ 指電影演員。

娘，不过你明白这情况。我是能够理解的。要是我有湯姆这样一个可爱的儿子，我只要認為有人要从我这里把湯姆夺去，不管那人是誰，我是不会对他太客气的。这倒不是說我是那号女孩子。我就老是对湯姆說：‘你娘沒有少了个儿子，她是多了一个女儿。’可是她不該——不过这不是我所要对你說的。我們在梅乐咖啡館吃了一些小吃，这样不使他娘感到为了我叫她忙碌。每次我到他家，他娘总認為她必須摆出一桌酒席出来。怪感动人的，可是也叫一个女孩子感到很别扭。嗯，我們到他家的时候，他娘正在那儿听无线电，一面在补湯姆的一些袜子。‘呵，’她立刻站起来說，‘你們年輕人是喜欢清靜的。我明白什么时候我是多余的。’对一个女孩子講这种話总不太好，是不是？我簡直給封住了口，只好站在那儿，不知道該說些什么。她老使我沒話可說，簡直是沒話可說。她走了出去，湯姆跟着她去了。当他回进房来的时候，我們吵了起来——这是我們第一次吵架。‘你用不着那样对媽說話，’他說。‘我又沒說什么，’我說。‘問題就在这儿，’他說。好，接着我們道道地地来一場爭吵，这段时候，无线电一直开着——我想是室內輕音乐①。然后节目換了，我們听到上帝在講話。‘呵，湯姆，’我說，‘我們不應該再吵下去了。’”

① 二人以上八九人以内的乐器合奏，因人数不多，可在小室內演奏，故名。

我現在号召你們懺悔。我号召你們準備成為我神意的工具。

*

*

*

“愛德華先生上樓去看他的太太去了，酒吧間叫黛茜和我招呼着。生意似乎不太好。沙龍里只有兩個人。大眾酒座里不過六七個人。我就和黛茜說：‘黛茜，’我說，‘開開無線電熱鬧熱鬧怎麼樣？’‘噢，’她說，把無線電開了。聲音不太响。你明白。顧客們不喜歡太鬧。講話要高聲大叫。可是通俗播音播的是討論節目，全部是講話，因此我說，‘黛茜，搬到國內播音試試看。’她果真試着搬過去。我們聽到响得震耳的聲音，因為她的手指頭不小心碰到管輕重的開关上。那時你要是拿啤酒杯打我的頭，我也不会覺得。我是說，我當時实实在在給搞昏了。別誤會。我不是贊成牧師和講道的。這類寶貝我看得夠了。可是，我問你，上帝在這樣講話。你說現代科學驚人不驚人？‘瓦茨先生，’我說，——他是我的老主顧之一，——‘你看這事情怎麼樣？’可是他沒說什麼。接着他臉色變得有些發青，衝出門去，我剛才給他斟好的雙分威士忌還在櫃台上。另外一個人——我以前沒見過他——，是那種喜歡開玩笑，在胡子背後取笑你的那類傢伙，要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哎，先生，’我客客气氣地說，‘你看這事怎麼樣？’‘非常巧妙，’他說，‘我一定要來對付它。’‘你對付它？’我說，‘你是老兒啊？’他說，‘你不知道嗎？’他喝完了萊姆汁和杜松子酒，朝着門口走。‘嘿，我是魔鬼。’我說，‘這是不應該的，拿神的題材來開玩笑。’

可是他已經走了。后来我想，他講的会不会是真話？告訴你，我当时真害怕。我喝完了瓦茨先生的威士忌，走到酒座来看看情形怎样。我得說，幸亏去看一看。黛茜正在左右为难。那里两个傢伙差一点要动起武来。出了那样突如其来爆发的事情，人們一定要曉得个究竟。有人在說，‘我不信这播音是真的。’講話的是亞夫·德来遜，他是商場街角上馬丁鉄鋪的經理。‘我不相信，因为我不相信上帝。要是真有上帝的話，为什么他要等这么久才給我們来上这一手？无綫电发明了好多年。看来他还剛才曉得。上帝行动得古里古怪。照我看来他的动作慢得要命。’‘現在讓你取笑，’毕尔·果司特說，——他是在大南銀行做事的——‘可是，你記住我的話，亞夫·德来遜，馬上你要講完全不同的話了。要不这样才是怪事。’角落里有人在說，‘啊，別說了，你們倆。’‘还有，’毕尔·果司特說，‘你回答回答这个看……’可是不准备讓事情再发展下去，我把这意思直截了当告訴他們，他們就住了口。突然一切似乎异常宁靜。大家看来都沒有話可說。于是亞夫拍拍毕尔·果司特的胳膊，非常友好地講起話来。‘看来我們象在教堂里一样，’他說。大伙儿都笑了。有人問星期六罗佛司队①能不能取胜。‘毫无希望，’毕尔說，‘格萊亨在生病。’这就是我能告訴你的全部情形。我們过了一个平靜的晚上，一个非常平靜的晚上。几乎沒人上門，也不再听到一句关于广播的話。愛

① 足球队的名称。

德华先生下楼时，我打算把这事告诉他，可是他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我就打消了这主意，做出一副忙碌样子，你明白，擦擦抹抹的。我可不记得再有象那天生意那样清淡的日子。”

上帝的王国是和平的王国。我是和平王子。通过你们，我把和平带到世上来。我，真主上帝讲了话。

* * *

“我和佛查德——那是我的孩子——正准备去上夜班。无綫电开着。老婆子拿着我們的飯盒和我吃风湿痛的葯水进来。于是无綫电里的傢伙开了腔。傻里傻气的。簡直是发疯，象牧师一样。‘关掉那鬼东西，’我說。但是当她要去的时侯，我說：‘慢点。’那家伙講話的語气中有些东西使我想听下去。播音完了之后，我和佛查德一声不响地走出前門。到矿井的一路上，我們一句話也沒有說。然后佛查德——他对我說：‘你想广播里面有些道理嗎，爸？’他說。‘別去想它吧，孩子，’我說，要他把事情忘掉。肚里有了心事，事故就容易发生。‘这广播一点也不使我觉得奇怪，’佛查德說。”

2

老是同样的一个柔和的声音回答着許多打电话給英国广播公司的惶惑，憤慨，激动，虔誠，嘲笑，和焦虑的人們，說：“由于目前正在檢查中的一些技术上的原因，国内广播

的听众們沒有收听到無線電廣播新聞上登載的節目。只等檢查完竣後，我們立刻發布公告。”

這種安定人心、千篇一律的話，對一般市民是不成問題的，但是不能滿足格勒勃街①上的人們。我們正要出報，編輯們埋怨着；我們急不容緩的要有一些近情的報道。英國廣播公司的去職職員最容易搞到幾家報館，他們那裡的編輯們，粗聲粗氣地加上一句道：“快追查下去。”

上帝確實為他的廣播挑了一個十分不合适的時候。董事長在那天傍晚，開始度他的晚秋假日。他那時正連夜駕駛着汽車到蘇格蘭去，並且要在他妻子指定的地方和時間，把載着神氣十足的孩子的旅行汽車停下來。第二位高級職員戈登，（為了一些與廣播無關，但後來卻給了他嚴重煩惱的桃色事件）照例在他的總會里很早吃過晚飯，已經无影无踪了，等他再露臉時，這個麻煩的事件，即使不完全了結，至少也已經從它驚人的開端，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應該負起責任的其餘五個人，內中有兩個人不幸為了一些在大公司里，特別也許是那些服務性單位里最容易發生的爭執，互不交談。一時里，這末大一所公司差一點垮台。差一點垮台但並沒有真的垮台。沒多久，那些拿高薪的職員們的英國人的果敢精神，冷靜頭腦和高度機智占了上風。電訊在傳送，信差們在奔走，大北路上的警

① 作者假設的一條報館集中的街道名稱。正象在現實情況下，艦隊街（Fleet Street）是英國報館集中的街道一樣。

署忙着在进行大规模的搜查，一位聪明伶俐的私人秘书，经过效忠于公私之间的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正在指点寻找那失踪的副董事长，这时候，用来对付格勒勃街人们的坚持要求的一些措施也正在进行。

没有人去征询宗教广播室的意见，他们也没有提供意见。值得记下来的是这个部门保持着一种高度的沉默，有些最伤脑筋的问题也似乎是这种沉默引起的。但是，对于这类事情，不下仓促的结论，也不过是理所当然的事。教会的头儿们，那时不是早已上床，就是正在准备安息，按理也不应该让他们在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发觉自己讲错了话。这种沉默深为决策部门所赞赏。同样的，它也很适合制订方针大计的人们的口味，这些人的脑子里，在极度纷扰之后，现在正开始建立那种想法，认为这里所牵涉到的与其说是宗教，还不如说是政治。

“谁也无从知道，”有的说，“这些家伙下一步会耍些什么花样。”“此外还能有其他的讲法吗？”“这是干扰广播中的一些可怕的发展。”只有一个比较谨慎的人，认为这广播也许是真的。他没说他一定是真的，只是可能是……。他的语气非常犹豫。当然，讲这话的人是出于至诚的——这是思想公开的伟大自由传统的表现——可是他的同事们却不由自主地感到寒心，感到正在他们大伙儿把全部的底摊开的时候，这个人是在怎样的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要是别人倒下去了，大批被解雇了，这人可能保住饭碗，甚至还会爬上去。他们因此怀着焦虑的心情，继续应付他们的問題。

电台的工程师們也是束手无策。笨伯杜克斯的节目一直在放送，并没有間断，可是在一种不可思議的情况下，节目沒有到达听众那儿，却由“第四項节目”，这是人們决定替它起的正式名字，所替代了。总工程师断定，这里面科学上的复杂性是非常，非常耐人尋味的。他不是說某种技术上的偷天換日絕對不可能，但是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他的部門从来沒有钻研过这一問題，也沒有进行任何有关的研究工作。这号事情需要時間。当机立断也許对于行政事务人員是必要的，可是牽涉到技术問題的时候，人們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节目曾經放送过。播送后的干扰代替問題是很困难的。他甚至不能肯定他究竟應該担負多少責任。他認為他應該在得到董事長的指示之后，才能与聞这件也許与他无关的事件。过去他曾經为了多管閒事討过一場沒趣。

因此，經理們只能自己来策划。我想人們應該对于他們所負的艰而且鉅的責任，感到同情。广播公司的五位巨头，單依靠了綴詞，造句，想出千篇一律的回答的技巧，和两三位天字第一号的腦袋，就开始着手来緩和广大英国公众的貪得无鑒的渴望，我們的报館編輯們就是他們委托的公正无私的代理人。

“由于目前尚未确实判明的来自国内或是国外的阻扰，国内广播的听众們未能收听到原定下午八时放送的节目。听众們所收听到的內容不是由英国广播公司播送的。正式的調查正在进行，一俟有了新的情况，再行发布公告。”

有人主張在聲明末尾安上“放冷靜些，不列顛，”的字樣，可是被駁掉了。他們工作完畢休息的時候，電視室主任打了個電話來。“我剛才想到，”他說，“這次廣播肯定是假冒的。你想要是上帝想傳達旨意，他不會使用電視嗎？”這類事情平時在電台上會添上一些笑料，可是現在沒有聽得這些大人先生們發出一聲笑聲，也沒有看見他們灰白嚴肅的臉上露出一絲笑意，這說明在他們看來事態是多麼的嚴重。他們怀着忧虑的心情，听着送發給報館的啟事在董事長自己的打字機上打着。他們的行動會有什麼後果？董事長和董事們會有什麼意見？報館又怎樣去向讀者們解釋？他們是否站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這篇啟事是否會把他們推向戰爭？最惱人的問題是，這是僅有的一次廣播呢，還是會再來一次廣播，不管廣播的是神，是人，或是什麼東西？

3

啟事已經送到格勒勃街。最後的決定現在落在大編輯們的身上了。這裡牽涉的問題很棘手。應該謹慎從事呢，還是勇往直前，不計成敗呢？對納爾遜將軍①說來，不是勝利，就是葬身威士敏司特教堂②；對這些編輯們說來，不是博得羅塞柏洛克賽爵爺③的一笑，就是丟掉飯碗。但是至

① 打敗拿破崙的英國名將。

② 英國著名的大教堂。歷代帝王和著名人士的墳墓，都在這裡面。

③ 指報業托辣斯的巨頭。